

銘林

卷十八至卷十九

集選

庫	文	閣	内
一五		三九	漢
四函		二七	書
二架	二册	三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三六		三九	漢
七函	二册	二七	書
二架	二册	三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973
冊數	22 ( 10 )	
函號	367	131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銘林卷之十八

宮室

室

室銘

室以安寧寢息幽間室空隙避過風寒無日寂寞

屋漏昭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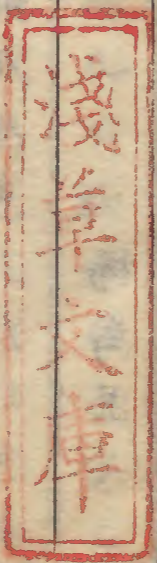
深魏百名家集

陋室銘

唐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  
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按





續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

有 全唐文 宴坐室銘 宋 黃庭堅

李子宴處不惰不馳觀宇觀宙使如四肢不動而切

不行而邁萬物芸芸則唯我在 山谷別集 蓬室銘 宋 陳師道

宿遷師生築室以名而求銘銘曰 師也善羣其能處獨曲几方牀上階蓬屋詩書在前

圖史左右求之古初以復吾有 后山集

書室銘 宋 楊萬里

室不厭虛書不厭整牖不厭明几不厭淨君子資之

君子師之四物敢悔非天疇歎我躬匪几我性匪牖

莫整莫虛心有弗疚 誠齋集 蟄室銘 宋 陳造

自物觀物蟄則屈即道自觀蟄則安安為動機屈信

之基尺蠖應龍彼亦一時席戶甕牖方可容膝如君

魁磊而蟄此室其詩之昌其操之剛松栢雨霜蚌胎

含光孰暗而語蠲緣蟲弔兒輩須之遲駕電曜 長江湖

前人之晦室銘為嚴文炳作



物之相形蓋以其對惟其有明是以有晦此韜其光  
彼耀其芒瓦釜崇鼎自渠所命無中而表暴之皦  
敎達人過目眇乎其小遠外而內養我味味玄綸所觸  
浩乎其沛子萬此室學以名之揭日月者倚墻則毫  
世莫領此宜莫省子誰印是心參寥疑始 同上  
母自歎室銘 宋 葉適  
禮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學之道自誠其  
意始意者心之發也黃巖林氏兄弟以名其室余  
推衍其義而銘之銘曰  
有聞善之意而疑已以不明自欺也有為高之心而

畏已以不能自欺也喜安於俗而不拘乎道自欺也  
求合於外而中莫之考自欺也其道甚大萬物咸取  
聖賢之功我則與有如操斧斤以入山林隨其所欲  
榱題棟楹蔚然千章被冒洞谷愛莫能致投斧太息  
言既出之行既實之久且不倦我則畢之鶴鳴必且  
鶴鳴必而其象則然執敎余侮婦人之貞抱節空閨  
守妾求真匪誠惟歎咨爾弟昆敬事一心無咎無譽  
上帝居歆 水心文集  
胡德容安靜室銘 宋 樓鑰  
民生之初未嘗不靜私慾害之羣邪交騁不操而在



必也元聖勉旃學者無非中性乃若吳端寂滅清淨  
死灰不然何有于悲寧知聖心壘不著鏡妍媸坐分  
不將不迎者嘗從事萬慮悉屏未靜得擾薰痛終勝  
師乃有言求則增病必有事焉勿忘勿正安則何敢  
廢幾游泳者誰與師行未安定友塊集  
元 袁楠  
六學鴻烈代天昭明精思慕微辭以立誠匪事於言  
不言矣宜析理日繁直致行傳謂然足以通能其知  
聞敬焉執持道焉執存趙邦氏換崇共書極剖決雲  
章經緯有程靈根澆虛販習粹精廣以觀萬約以守

一迎之莫爭倚兮不獲仰止元聖學海彌溢元文類  
居室銘元 馬祖常

苟居室也敬則疇之可訂苟學古也專則疇之不傳  
有幽者神有窮一作者天將寵綏之爾益勉旃馬石田文

虛室銘元 虞集

天地萬物萬形太虛何有非實虛則俱無有室非虛  
何名虛室室有毀成而虛無成無受毀質室之在虛  
無不加廊有不加室善居室者反同於虛萬古一息

元文類



卧雲室銘

釋大訢

燕息之安孰不求遂藉之既純奉以寸晷或憚于心  
背若芒刺千金廣居不易吾廬有滄自西其光如滿  
匪臆匪疎聊與子娛或以寢處或以寤歌不違衽席  
孰阻巖阿共居伊何維德是以幾幾無愧旌以勿替  
蒲室集

徑鋤室銘

邵寶

錢諫昌言而共別業之室曰徑鋤蓋取漢人故事  
以勵其志也丹涇邵某為之銘銘曰  
滌兒竟氏帶經而鋤維一事微百世弗替農夫有田

猶儒有經非心弗治非種弗生有經無心有種無田  
勿忘而忘荒哉落為田與種涵經與心會古之學者  
以斯而竟竟也雖賢恐或未聞夷考其成飾史以文  
君家世儒亦世服農先難後獲異事同功既顏于堂  
復銘于室乃亦有秋道不誅食

書室銘

章懋

有宗其阿有幽其室高不數仞庶惟容膝其蓄維何  
易象書詩春秋載記周官禮儀諸子百家史志群書  
牙籤萬軸森列左右編殘蠹與文古剞劂一室之中  
槩或不有宋牼晨昏孫戶晝高坐我管榻對我韓檠



窮年兀允誦習講明嗟世之人志在科第剽竊為工  
枯槁是記於理茫然苟圖富貴亦有誦書為文是資  
口不飽吟手不停披含英咀華瓊瑤共辭二者之學  
為人而已世俗所榮君子所鄙維彼哲人學求為己  
博文約禮夙夜拳拳所與歸者古昔聖賢科第文章  
繫我餘事我銘我室式勵厥志

楓山文集

白室銘二首

李夢陽

李子葦室貴州署堂南掃地而鑿壁上蘭芳聖旨  
然而睡銘曰  
雖有至深弗慎則汚雖有上智固念則愚至人皓皓

游心厥初太虛為典恬御靜馳細人絢志斯追斯琢  
彼采捐質離奇紛錯維室生闇維虛生明維厥至人  
先凝素行介圭之璞玄酒之馨匪伊勿則含淵乃真  
夫白生虛虛生明固矣然心與室異乎能新其汚而  
不能必其不汚非室乎非需人以立者乎由中而出  
發于言而作於行汝尚安所需乎是故後汝繪事淫  
而不緇觀于爾室果異邪否邪

特室銘

有序

汪道昆

黃帝七十二師其一岐伯迄今師說不載內經獨



存壘垢穢批道在是矣即家傳戶誦莫不共藩吳  
生讀祖父書入軒岐室塊然索處目擊道存倦倦  
平不窺牖而天游矣西方有方丈室為大醫王不  
佞出入兩家蓋異門而同室乃今備在玄扈遂為  
之銘銘曰  
室一區絕四隣居其中有真人室南端赤水滯審鈞  
天迥洞庭室西極咸池演鳳凰下雄雌鳴歸故宇閱  
群生豐之千屋鱗鱗集羣靈命五丁徒壺天出五城  
誰居之吳肇成誰銘之司馬卿 大函集  
廣室銘 并序 郭子章

漸二十石署太守燕息之所也夫燕署人情易肆  
新之地貪能苟冒皆由此出小人為不善不曰大迂  
而曰閒居君子戒慎恐懼不曰衆而曰獨則茲署  
非龍見雷聲之處乎因題之曰廣室取韓子受於  
室則非蕙之句而例名之耳室以內飲食服御室  
以外民物交際約其入以兩其出謹其出以防其  
入皆庶也魯論一書載吾夫子受諸人者止陽貨  
蒸豚康子饋菜二事至顏路請車則勿與冉子為  
公西華毋請粟則微與此萬世庶者家法也予小  
子惡能庶特揭之室俾登降俛仰觸目儆心庶幾



不悖吾夫子家法而無愧於韓子之說遂系之銘  
用以告夫後之居此室者銘曰  
此此有屋菽菽有穀澤詩人刺桐茲大塚延袤十里  
作是州牧祗萌總總我其顧復顧之彼之幾在慎獨  
出入以度利義攸矚不為義妬不為利躐蓋利生孽  
凜予履諫奉身以畜制用以縮貪泉可飲越石可燭  
臭寧垂庭馬不茹粟賢哉遐軌詒我賡鼓巧者售腴  
猾者聘詭乘心後厲中流之鵠金山有石可以礪鏃  
韓江有水可以沁腹薰豈猶溷淫毋渭濁墨墨者敗  
肝肝者忍坐此庶室能不睥目上帝臨爾甚於尸祝

請俟君子共相箴勗

墳衣生粵草

吳敬典虛室銘

明 俞安期

虛為用玄則自閉沕穆昭明晰是之謂吳李子敬典

室

汪壽之書室銘

明 陳繼儒

雕欄回互寶几精研縱橫圖史玉軸牙籤摩挲彝鼎  
香篆茶烟床頭龍劍石上鴈絃泉水活潑花竹澄鮮  
鳥歌奇韻與泳文連老梅吐月影落牆邊蕙櫛如畫  
主客皆仙或飲一杯或吟一篇樂哉清福天授名賢

白石 蕉真稿



潭心銘

元 虞集

馮玉得吳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以名齋豫  
 章獨勇頌既為之銘玉又欲予銘予笑言哉始拾  
 其緒餘以誦之云耳其辭曰  
 潭有止水環紳得中名之曰心天光下容舉體涵空  
 即物顯色日行中天委景如的因見而指謂中在茲  
 實無限量可擬津涯雖無限量而有自起歛微散殊  
 周流終始往來有恒應感不私天施地生莫為而為  
 受而生者明通則一請視斯潭泛應何述齋居君子  
 鑒而新之敬以事天不其純而虞道集

竹所銘

并序

元 戴良

慈溪羅彥直以家多美竹願其堂曰竹所微予銘  
 之嘆乎竹於植物中無芬香艷色之可悅而彥直  
 之取之也何居然芬香所以悅吾鼻艷色所以悅  
 吾目而香不芬色不艷者乃所以悅吾之心也則  
 夫植物之可取其有過於是竹者乎雖然世之人  
 以芬香艷色役乎其心者亦多矣予懼彥直所取  
 之不固也銘新作  
 孰花匪香孰草匪色若豈惡此而竹斯植間竹之香  
 香則孔清孤竹伯夷竊竊其名間竹之色色亦甚美



綠竹武公共文雙雙玉柝此君白謂似質其色共香  
莫或比焉伊羅氏子虛而且直曰芥曰斃豈為心役  
既頌其居後初以銘張惠竹友以振德聲

九蓮山房

定林佳處銘

元 釋大訢

金陵王載之讀書于祖隴黃善精舍肅其室曰定

林佳處笑隱子為作銘曰

定林有泉有蟄蜿蜒靈雨無爽作我豐年定林有石  
無以攻玉為圭為璋泄我膏沐桓桓舒國平生伊周  
用不違志終愧稟由青松華髮逆旅身世歸榮于出  
佳處在是景哉爾後求志乃翁蓄而不施天畝其豐

豈無駟馬來林之下無易其處樂我鐘鼓

蒲室集

適志處銘

有序

徐階

龍津黃子作堂於觀物園之後取晉張季鷹氏所  
謂人生貴適志者題之曰適志處少湖子廣其義  
以為之銘曰

惟人之志本無不適逐物而動乃始戚戚惟志之適  
不假外求反而作德厥乃日休是故君子乾乾聖字  
仁以不愛知以恒樂彼昏不知取適名位患得患失  
祇為心累亦有達人崇山浚池適也幾何勞乃倍之  
昔在頽子瓢飲葷食左絃右書吾適吾志昔在周公



几几赤舄東山廟節吾志吾適約而道泰因而心亨  
適則在我物豈能撓用舍惟時察與惟命或則常適  
不容何病是謂適志非適於物無損無加不溢不屈  
黃君作堂我銘揭之彼求適者或訛爾思世經堂集

為善居銘

明 歸有光

崑山之俗自昔邇為淳朴業文莊公嘗稱鄉先達  
自吏部尚書余公燦盧兗州熊林參政鍾呂沁州  
昭其子余事旦朱舍人吉范御史後文七人者其  
孝弟忠誠足以為鄉里表式後生小子有所憚而  
不教為非然當文莊公在時已憂堯成彫讒而典

刊之日遠矣况今去文莊之世又遠鄉之亂俗者  
如蘇明允之所謂共與馬赫奕婢妾親麗足以蕩  
惑里巷之小人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矯詐修  
飾足以欺罔君子為鄉里之大盜者往往而然也  
予幼及見饒州通判陶先生於文莊公時猶述其  
人安貧自足無營於世卒窮困以沒嘗自為生誌  
曰曾大父始居崑山五傳至予更其舊廬然自官  
饒還歲典衣以供薪粟卒又易主僦居三年始定  
今居自正德丁卯鄉薦丁丑除授寧波府學訓導  
已卯福建同考試官嘉靖六年丁亥九載秩滿陞



饒州府通判上任甫三月內會幼子夭折之戚外  
受風寒致涉之勞病眩氣鬱良久而呼吸僅屬累  
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為御史劾當改調幸遂歸  
志乙未秋得未疾杜門不出待終于家自念居常  
無駛俗之行遊官無出衆之能恐沒後乞銘於人  
少譽之過情祇資識者談笑乃備述履歷刻諸壙  
石肯藻東平王蒼嘗曰為善最樂每愛其言學而  
未能也愧無以遺後人而不教不為善實吾之所  
遺也予讀其辭真實可愛信乎其為有德君子耶  
先生沒後十有四年子秉端即其室扁之曰為善

居觀其所以能遵其乃考之訓益見先生之所以  
遺之者厚矣如明允所謂者身且未歿積不善之  
殃昭著目前尚不覺悟方猶眩耀於鄉里之人不  
媿先生也哉銘曰  
玉山之闈婁江之垠山明水秀其民屯屯自古先哲  
抱朴含淳彼何人新泪共奠倫為夔翹翹白日見形  
自彼小人嫉惑逡巡流俗奔化俱為風壘于車上舞  
芬華日陳維是令門子孫循循究其德音厥考是遵  
為善最樂我懷其人

辰川集

止堂情話室銘

宋 王十朋



南浦陳臺卿取大學之義以名堂採陶淵明之賦  
以名室余梅溪王某銘之銘曰

金玉滿堂不以名堂彼外物兮非可常大學之道在  
於知止子以銘堂端有旨止匪易知匪難知反求諸  
身非遠而正子心兮誠子意定應不離方寸地

右止堂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况於親戚又情之最親戚之話  
苟不情將焉乎用其情獨不見夫陳子之入是室兮  
無話不情非情不話顏津津兮常自快願子擴親戚  
之情意均此話於踈外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其為悅

也尤大

右情話室

王梅溪文集

廟

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

臣謹頓首死罪上

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

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弘德政恢崇壹變

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畢復禮孔子



宅拜謁神聖仰瞻椽桷俯視几筵靈所馮依肅肅  
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脩上業  
食服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心所  
擬西狩獲麟為藻制作故孝經援神聖曰玄止制  
命帝印行又尚書孝靈耀曰止生倉際彌胡誓度  
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義  
臣以為素王誓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  
四時未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璧雍日祠孔子以  
太牢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為  
社立稷而祀皆為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稔月令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利乃孔子玄德煥炳光於  
上下而本國舊居後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  
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  
出王家敲春秋行禮以共煙祀闕賜先生執事臣  
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廢政報稱為  
效增異輒上銘錄曰

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擬顏母毓靈承教遭衰  
黑不代倉闕不應聘樂不臻自衛反嘗養後三千變  
麟趣作瑞門見微血書著紀黃玉繇應主為藻制道  
審可行乃作春秋後演孝經刑定六藝象與天談鈞



河適雖却揆未然魏魏蕩蕩與乾比崇廣文選

西嶽華山廟碑 篆額 漢 袁逢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  
山嶽別配天乾紀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即成  
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印也地理  
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  
祭天地及山川歲遍為自三五迭興共奉山川或  
在大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歲壹巡  
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有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  
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監於二代十有二歲王

巡狩設國亦有事于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高  
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  
諸侯者以時祀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假  
之道巡省五嶽裡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  
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仲宗之世重使使者  
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祀後承前至于七新寢  
用丘虛訖今垣趾嘗北猶存建武之元事奉其中  
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  
請祈求隳宗報愆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  
報過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槩滅矣



能存誠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太守安國亭侯  
汝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恣古制脩廢起頽闕其  
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初祭之福乃  
業經傳所載原本所錄銘勒斯石垂之于後辭曰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興雲  
雨我農采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符二州古曰雍梁  
馮于幽峻文密克昌天子展義巡狩有方玉帛之贄  
禮典岱九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滌中業建設宇堂  
山嶽之守是秩是望侯惟安國惠余新章尊脩靈臺  
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芳過穰凶札孽斂吉祥

歲其有年民說無疆

袁府君肅恭明神勅碑節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  
劉欽若嘉業運而成之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甲  
子就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孫府君諱  
璠字山陽安平信都人時令朱頡字宜得封陵節  
人丞張芳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唐佑字君惠河  
南密人主者掾華陰王長字德長京兆尹勅臨都  
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造書佐新豐郭奮祭書刻首  
穎川耶那公脩蘇張工君

樊毅脩華嶽碑

無頽

東漢文



山經曰泰華之山刺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  
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雲  
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  
璽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崇燎壇埋致敬神祇  
艾用昭明百穀繁殖祭氏時雖鳥獸率儻鳳皇來  
儀暨夏殷周末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  
淫臊穢萬災必降秦達其典辟遠鄙池二世以七  
漢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亦世克昌七新滄  
逆鬼神不亨逢武之初堊掃禎凶更率舊章設用  
玄牡牲粢必充天惟醇祐萬國以康元和二年有

漢元明五侯之曹謝陽之孫白樊府君諱毅字仲  
德承考讓國家于河南宛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  
長中都令誅強黜撫齊民二郵以清命守新邦威  
隆秋霜息踰冬日景化既宜猶後夕揚惟寵祿之  
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傳寔狹不  
處尊卑廟舍舊久楹屋傾亞立室不備春秋作議  
特部行事荀斑與縣令先謹以漸補治設中外館  
圖玲琦畫帷歛嶽瀆之精函出禎秀役不于時而  
功已著暫勞久逸神祇有憑自古泰山邠邑錄存  
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



商農賦克厥帝心嘉瑞仍含風雨應時漸潤品物  
君舉必書况乃盛德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  
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寺遂刊玄石銘勒  
鴻勳垂曜億齡永有昭識其辭曰  
西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陰積為川泰氣雍否  
洪波汜臻克命伯禹決江開汶北靈既定息履地氏  
乃列祀典辨于羣神因瀆祭地嶽以配天世主運脩  
禋享歷年赤旣煌煌受茲介福京夏密清殊俗賓服  
令閔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  
大漢之舅本枝繁昌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奉神禮

改傳節廟靈則有濟降瑞禽祚景風凱嘯惟風及雨  
成我稷黍植民用章康艾室宇刊銘紀誦克配梁甫

同上

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

唐柳宗元

昔在帝堯克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別舜禹稷高佐  
命垂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  
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後起周  
道刑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其保承乃余嚆帝  
之後振而興之又俾九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  
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起為策士輔成帝國吐



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曾也汝陰晚帝密網推虜  
暴氣杖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鄭侯保衞三  
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高之裔也淮陰  
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破  
三秦虜魏王律侯定楚地固劉氏晉稷之裔也克  
復克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  
曹故漢氏興焉翼矣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  
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穹之奧旨  
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旂  
於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嬴以混諸侯憑力于項

以離關東奉纘克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  
得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  
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  
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奠舊都以壯  
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  
歲之下兔遊于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  
於是庭而赤精降尊靈余於是邦而群雉至登布  
衣於萬衆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  
黎元得以安其業壑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  
旌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



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  
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  
其始俾生靈盡其教為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  
生靈盡其慕為故高帝定位建茲閭宮惠皇嗣服  
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  
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  
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睭相舊邦  
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  
其聖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辰慶乞靈烏可已也  
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勳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羣蛇輔龍  
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  
長蛇封豕陷躍中禁天復克緒鍾祐于劉赫矣滌祖  
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豪暴震疊威聲布流  
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霸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  
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成陽以都上游  
昔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宗種克承崇崇沛宮  
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  
建旂釁鼓遂據天位蒐遊故都永介丕址煥列唐典  
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予觀子胥出死亡連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  
 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恥豈名震天下豈不壯哉  
 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  
 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  
 古之士大丈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  
 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  
 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  
 亡十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  
 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

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  
 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為  
 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通遂為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  
 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  
 胥山之顛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  
 氏初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孝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王臨川集

惟忠武侯丁漢之季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隆中



杖日當空志靖九圍俾之混同再表出師有度乘鉞  
火德既衰吹之弗熠師進于涓星隕于營混一之志  
潰于壘成卧龍之同宴公奮盧昔有祠宇久為榛蕪  
賢侯作守知政先務構之塗之丹獲如故乃潔罇罍  
乃聲笙鏞乃饗乃饗乃享新宮惟祀之崇惟公之勸  
春蘭秋菊終古盥薦 諸葛武侯集

溧陽侯廟銘

祝元明

洮流滄溟岳嶠奠宅靈君屋祀赫不可斁赤劉之九  
人網載辟雲起龍騰通侯建績皇孫內枝中宗外戚  
平臺舞陽光搖帝籍靈君承烈還肇漢室新封焯燦

溧陽改邑勝殘就地山河重襲君推道化通流汎溢  
威而不恤竟而乃秉敬簡南面德留身沒淵淵邑思  
即丘股食於煌清廟川懷原翼喬林根著洪陰結鬱  
天際翔座嶸嶸暈棘麗藻井汎危鷗吻立殷丹流楹  
楮綺衣壁鼻門有伉胡人遙集龜聳鋪首螽旋太極  
薰蕕帛厚登俎還藉蕭管鼎炳黃流樽賁神來燕娛  
嘉生浴液願抑滄溘馮鳩還職載拯瘼旱赫曦殺力  
誅釋忘疾驅進免役匪私伊公經祠罔息顯惠靈濟  
鴻稱有錫行宮四達專祠彙易維此湖埭世守以嫡  
振振其麗生我王國載崇載嚴欽宣帝澤載采聲詩



登被金石昭明莫私熙事闡懌昇生勅銘昭于千曆  
懷星堂集

陳留索昏上里社銘

曰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  
子句龍為后土及其沒也遂為社祀故曰社者土  
地之主也周禮建為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我魏攸  
行於是受脤上膏恒動於是祈農又班之於北氏  
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於黎蒸莫不祀  
焉惟新庫里古陽武之戶歸鄉春秋時有子華為  
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為

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子為太尉司空  
封公至嘉平延弟曾孫放字子卿為尚書外戚梁  
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績詔封都亭侯太  
僕太常司空毘天子而維四方克錯其功往烈有  
常於是司監爰暨邦人會以為宰相繼踵咸出新  
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終身之  
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新社于我北氏明德惟馨  
其慶聿彰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  
元勳既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庸神人叶祚



且臣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永思不忘  
崇中卽集

銘林卷之十八

銘林卷之十九

宮室

祠

附廟祠諸物

四瀆祠碑銘

王褒

靈祠岳立貝闕雲浮寂寥詭怪髣髴神遊姬嬴分國  
河渭合流桃花春水靈草孤洲潼御河曲汾陰雕壤  
亂流不渡龍門難上河魚送迎江妃來往水閣通跡  
山臨高掌智以藏往神以知來榮光離合雲氣徘徊  
水仙遺操津吏餘杯波息川后浪靖澹臺

晉祠銘

并序

唐

太宗

古文世編



夫興邦建國資懿親以作輔分珪錫社實茂德之  
攸居非親無以隆基非德無以啓化是知功侔分  
陝奕葉之慶彌彰道洽留棠傳芳之迹斯在惟神  
誕靈周室降德鄴都疏派天潢分枝璇極經仁緯  
義履順居貞揭日月以爲躬麗高明之質括滄溟  
而爲量體宏潤之資德乃民宗望惟國範故能協  
隆鼎祚賁七百之宏基光啓維城開一匡之霸業  
既而今古草運陵壑潛遷雖地盡三分而餘風未  
泯世移十祀而遺烈猶存元化曠而無名神理幽  
而靡究故歆祠利禱若存若亡濟世匡民如顯如

如晦臨汾川而降祉揖仁智以棲神金闕九層鄙  
蓬萊之已陋玉樓千仞耻崑閬之非奇落月低於  
桂筵流星起於珠樹若夫崇山亘峙巨鎮參墟襟  
帶邊方標臨朔土懸崖百丈蔽日虧紅絕嶺万尋  
橫天聳翠霞無棧而散錦峯非水而開蓮石鏡流  
輝孤巖宵朗松蘿曳影重谷晝昏碧霧紫煙鬱古  
今之色元霜絳雪皎冬夏之光其施惠也則和風  
溽露是生油雲膏雨斯起其至仁也則電裳鶴蓋  
息焉飛禽走獸依焉其剛節也則治亂不改其耿  
寒暑莫移其操其大量也則育万物而不濫資四



方而靡窮故以衆美攸歸明祇是宅豈如羅浮之  
島拔嶺南逸舞陽之山移基北峙夫以挺秀之質  
而無居常之資故知靈岳標奇託神成而為固加  
以飛泉涌砌激石分瀉縈氣霧而終清有英俊之  
貞操任方圓以成像體聖賢之屈伸日注不窮類  
芳猷之無絕年傾不溢同上德之誠盈陰澗懷冰  
春留冬鏡陽巖引溜冬結春苔非疏勒之可方豈  
瀑布之能擬至如濁淫清涓歲歲同流碧海黃河  
時時一變夫括地之紀橫天之源不能扶其常莫  
能殊其操信乃茲泉表異帶仙宇而為珍仰神居

之肅清想微音其如在是以朱輪華轂接軫於壇  
衢玉帛豐筵連箱於廟闕氤氳靈氣仰之而彌高  
昭晰神光望之而愈肅潛通元化不爽於錯銖感  
應明徵有逾於影響惟賢是輔非黍稷之為馨惟  
德是依豈筐篚之為惠昔有階昏季綱紀崩淪四  
海騰波三光戕耀先皇襲千齡之微號膺八百之  
先期用竭誠心以祈嘉福爰初鞠旅發迹神祠舉  
風電以長驅葦天地而遐掩一戎大定六合為家  
雖膺籙受圖彰於天命而克昌宏業實賴神功故  
知茫茫萬頃必俟雲雨之澤藐藐五嶽必延塵壤



之資雖九穗登年由乎播種千尋聳日本藉崇基  
然則不雨不雲則有炎枯之害非塵非壤則有傾  
覆之憂雖立本於自然亦成功而後助豈大寶之  
獨運不資靈福者乎故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所以  
巡徃跡賚洪恩臨汾水而濯心仰靈壇而肅志若  
夫照車十二連城三五幣雲季珍羞山集此乃  
庸鄙之享恐非明神所歆正當竭麗水之金勒芳  
猷於不朽盡荆山之玉鑄美德於無窮若彼兩師  
宏茲惠澤命斯風伯揚此清塵使地祇仰德於金  
門山靈受化於元闕括九仙而警衛擁百神以前

驅得洪威振於六幽令譽光於千載豈若高唐之  
廟空號朝雲陳倉之祠虛傳夜影式刊芳烈乃作銘

云

赫赫宗周明明哲輔誕靈降德承文繼武啟慶留於  
剪桐頌土逸翮孤映清臆自攀藩屏維寧邦家攸序  
傳暉竹帛降靈汾晉惟德是輔惟賢是順不罰而威  
不言而信元化潛流洪恩遐振沈沈清廟肅肅靈壇  
松低雨蓋雲掛仙冠霧遙宵碧霞障晨丹戶花冬桂  
庭芳夏蘭代移神久地古林殘泉涌湍紫瀉砌分庭  
非撓可濁非澄自清地斜文直澗曲流平翻霞散錦



倒日澄明冰開一鏡風激千聲既瞻清潔載想忠貞  
濯茲塵穢瑩此心靈猗歟勝地偉哉靈異日月有窮  
英聲不匱天地可極神威靡墜万代千齡芳猷永嗣  
全唐文

后土神祠碑銘

唐張說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  
用協永貞茫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彼汾之曲高雉傑異景象道光壇場舊位寂寥千祀  
精靈永閟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  
矧曰后土肯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為我師意多深武

跡在橫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宮創制神鼎勒勳  
古往今來豈無斯文今上

楚三閭大夫屈先生祠堂銘

唐王茂元

按史記本傳及圖經先生稱歸人也姓屈名原字  
靈均一名平字正則本實楚之苗系大父瑕受屈  
為卿遂以命氏先生義特百夫文橫千古其忠可  
以激俗其清可以厲貪仕楚為三閭大夫屬君懷  
不惠與靳尚等夷尚嫉原才諧涵憲令構成豐狀  
錮絕恩私由是忠言如風不入主聽險黨若鐵在



為窮人始楚與齊連衡以弱秦秦以商於之地六  
百里為河外五城以餌楚楚嗜張儀之給不納先  
生之諫子蘭鄭袖內愛于朝此秦豕齊外披封畧  
原為放臣王卒客死離騷始作徒冀幸君之一悟  
汨羅終赴痛皆醉而獨醒嗚呼忠在禍先功成罔  
貴洎成忠死世責何深蓋有國有家之所大病志  
士仁人之所悼歎也嗟乎先生若辱身死周旋存  
歿之際感慨今古之心宜乎上與比干夷齊携手  
作華胥羲軒之遊假靈於遺芳而因於佞幸者也  
安可為鼠肝蟲臂魚腹鼈趾而已哉元和十五年

余刺建平之再一作歲也考驗圖籍則列之東偏  
十里而近先生旧宅之地存焉爰立小祠憑神土  
偶用表忠貞之所誕卓犖之不泯也銘曰

麟出非時終困于人劍有雄銳不用無神矯矯先生  
不縱不磷攀世皆醉抱忠沒身汨水悠悠言聞其濱  
歸山高高獨揖清塵誕靈是所粵稱歸土義風敬承  
廟貌無暗庭而可修予期負拏死不可作余構其宇  
聲忠來者載陳清酷乞靈滅氏非愚所取已矣先生  
蘋誠其吐文苑英華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挾持節杭州諸軍事  
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  
畏羣靈下慚蒸人乃啓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教祀  
典於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固有不舉寢廟既  
設我命漸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  
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尸禱水星之舍將瞰鴟革  
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藻史遷曰胥山今  
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為孝記曰父讐不與共戴  
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諫臣不失國當訪於宋  
鄭絕楚出疆在乎為未宦臣在奢為既壯子坎壈

仗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邗  
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盡推后成湯用為大  
義孔子立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  
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  
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  
祀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則寡  
為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  
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鬻錢之賜竟  
及其身鴟夷盛屍投於水濱憤排鼓怒配濤作神  
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鷗羣飛陽侯夾從聲



遠而近聲近而遠奮於吳悌於越夕於楚乃退於  
是仲秋闕望抗人以旗鼓近之笳笛和之百城聚  
觀大耀威靈卷沙墨裂地仄截若岸圻成坑迎潮  
民格之如吕梁丈人為靈戈成矛激浪百重渚塞  
不先施播揭舷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漭千里洪  
波砥平有滑有脰有鹹有腥遥實乎下庭山海梯  
航難林扶桑交臂於卯階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  
罇藻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人神之  
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万里永清人觀叶一作  
氣銘曰

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為人為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  
執弓挾矢仗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  
蒸報子妻殲鉏真士赫赫王問實聽奇謨錫之金鼓  
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赭贖昭乃烏  
後王嗣立執書以泣顛越言潤寧詰終輯步光欲飛  
姑蘇待執吾則切諫扶眼不入投於河上自統波濤  
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喪靈卉服  
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瀆齊帝帝王王代代明明  
表我忠哉全唐文

壯節祠銘

明王鏊



猗城之陌石麟頌頌清廟斯初廟食誰歟劍履兜鍪  
譚公崇候昔在文皇奮於北方多士高瞻譚公克壯  
万夫之望執戈來將九門既克懷來雄莫潘楊就縛  
大戰白溝濟南滄洲東昌是道夾河之難甲冑躬擐  
被創獨殿義重輕身殲我良臣有嘉者駟還骸於岡  
公身則止其神堂堂雲旗風馬於天上下翊我皇族  
大業遂成惻愴聖情帶礪是盟虔虔孝絲繫社揆原  
哀叩帝閭惟皇有詔賁於新廟尊嚴有耀万祀千秋  
柎釋時羞邦人之休

王文恪公集

敦叙堂銘有序

前人

少保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宗口靳  
公作先廟於第之東春秋響祠如禮已又作敦叙  
堂於祠之前以為利成享餼合族之地而屬予銘  
於截民之散久矣士於族屬一從二從尚知近而  
親為三從則遠矣五從則漠焉如途人况又其遠  
乎非獨莫之親亦莫之知也故士有端委廟堂而  
其族混於馬醫夏畦之間蓋非獨士之辜也世愈  
久則生愈蕃生愈蕃則族愈散散則遠遠則疎疎  
則憂不弔嘉不慶亦其勢然也先生知勢之必至  
於是也於是乎有道焉聯之使不散則宗法是矣



古者自天子達於官師莫不有廟而宗法於是立  
焉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  
者所以統其同五世則遷者所以別其異故世雖  
通遠而系出昭穆秩焉其不辭也士之有志者非  
不欲復古而其勢未能蓋後世士無世祿廟且不  
能立而宗法惡乎行此倍之所以益壞而莫之拯  
也公於流俗賴弛之餘獨能奮然自信惇行古禮  
上及祖禰下及子孫旁及昆弟而母族亦覃及焉  
所謂尊祖敬宗敬宗故收族者公其有焉雖未  
能盡如古法而於宗法亦何大相遠乎斯之先自

漢信武侯歆始大唐有孝讓宋有裁之守中其世  
次莫可考而來居丹徒則自諱某始至溫州府  
君有遺愛於民累德儲祥是出少保毗輔天子顯  
有令聞而變理之暇又能以禮率其宗人可銘也  
已銘曰

維昔天子因生賜姓命之以氏厥宗攸定唯生有宗  
唯死有廟享祀薰嘗各致其孝世雖云遠宗乃不移  
秩秩繩繩百世可知其後世衰宗法隨地遷徙東西  
仕多崛起數祖而忘族焉能理於乎邈矣孰克治之  
有美斯宗德將在斯噫斯之顯始漢肅侯來居江左



登自溫州及於少保德義之優相今天子治進數增  
作廟於家合於再登遂奔執遵灌瓚是承燕毛旅酌  
享獻蒸蒸凡此新宗有疎有戚緬懷本源其出維一  
異体同心唯孝唯義唯德之歸引之勿替今上

如在堂銘

明鄭楷

重慶經歷唐公清慎端慤之士也有奉先之堂名  
曰如在四川叅議周公善大篆嘗為書之今裝潢  
成卷來求余銘銘曰

奉先之禮夙夜匪懈精神貫通儼乎如在冠裳整肅  
牲醴苾芳升降周旋爰奉晨昏無形之求無聲之聽

洞洞屬屬致夫誠敬祿薦莫享左右具宜庶幾昭格  
以展孝思禮既備矣克慎厥德泣官臨民有典有則  
親之訓告親之儀刑念茲在茲弗爽厥貞貽親令名  
顯親善教如在之堂維後人是勸義門更業文

梁及中家瑩中致懋亭銘

元馬祖常

肅肅祖禰於昭厥靈曰既降止于墻于美不顯孝思  
鑑我獨饒局尔孫子賓興于世馬石田文集

家廟鐘銘

明陳獻章

其質重其聲遠其動靜有時永以為神之依白沙子



集

丁氏祠堂鐘銘代彥誠作

前人

出佛山治入濟陽堂厥聲鐘鏜震于無疆今上

劉文懿公享堂鐘銘

并序

明 羅欽順

正德十一年秋七月庚子詔贈故南京工部尚書  
安成劉公宣資政大夫配淑人王氏為夫人十三  
年二月甲子復賜公謚文懿贈以公季子刑部署  
員外郎秉鑒考績恩謚從公嗣子南京工部員外  
郎秉常請也命下中外之論翕然公初繼其父補

伍盧龍景泰庚午發解京闈第一明年登進士第  
改庶吉子于翰林擢編修遂副戎籍累官至尚書  
以卒勅葬廬陵縣南塘之原今二十八年矣墳前  
既循例建享堂至是始備鐘鼓鑪餅以嚴晨夕之  
奉範金有日秉常與其弟秉鑒謀曰贈謚重典也  
鐘重器也宜有銘遂以幣來請欽順嘉其合禮敬  
諾為銘時則秉常已進郎中矣銘曰

天挺英姿孰擬其始自我軒騰於千里蔚著詞華  
深含德美用罔不宜媚于天子勞殫若工望虛宅揆  
多士如林永懷遺軌營華南塘特厘勅旨夫人來祐



並從先妣霜柏霜松倏踰二紀思典載頌公則有子  
惟子克孝克感宸衷惟皇仁聖惟曰德是崇穹階以  
贈節惠惟公光昭簡冊於穆清風享堂作式配其  
封惟敷之備而善始充治金入範莫重非鐘對揚休  
命以震于無窮忠惟世萬聲以實洪於獻文懿百世  
之宗 整庵存稿

關北繆侯廟鐘

明李光縉

廟故無鐘万曆甲辰歲里人冶金為鐘既成懸于  
廟楹之左請銘於余予方與客談漢事及侯客曰  
壯繆義高千古讀子之廟碑備矣敢問赤壁江之

捷曹公敗走間出華容道壯繆遭之令以此時誅  
操豈非興漢之大機竟不遺一鏃謂何哉予應之  
曰否否壯繆可謂知大計矣當是時劉豫州未跨  
荆益三分鼎立之勢未有所成權易去德猶機上  
肉所深憚而不敢與爭鋒者操耳操死而天下之  
大勢在吳矣不如留操以為吳患猶可以固孫劉  
之交而借荆洲之土此壯繆款操之深意也豈區  
區戀一己之私恩故德魏而遂以忘漢哉客曰  
子可謂千古獨喻矣里人聞予言請銘不已予曰  
鐘大叩大鳴小叩小鳴不叩則不鳴余所謂鳴侯



之心者也姑且以叔曹之事銘之銘曰  
金可鎔蠹可追簏可移侯心如日無可疑叔曹以今  
吳而為劉兮知之者誰周郎之所不及料孫仲謀之  
所不能期瞞倖脫於計中諸葛公聞為出奇試撞鐘  
而一問兮如受如響如答如止聲錫錫鈇鈇神凜凜  
其若當時清源洞集

關侯祠鼎銘有序

明李維楨

允祠必有祭器侯祠成工請器所宜按易鼎象也  
昭烈任武鄉侯為相侯與西鄉侯為將用能稱帝  
于蜀抗衡魏吳延漢祚四十餘年皆有鼎之象焉

故取諸鼎工請財所用按漢書律度量衡用銅以  
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  
節不為風雨曝露改形似士君子之行侯志在同  
一天下節行可質神明故取諸銅工請製所做按  
博古圖漢有汾鼎鼎一而款識三曰汾陰宮曰汾  
陰供宮銅鼎曰平陽一斗鼎文各有義漢初定鼎  
長安光復洛陽建安之季足折餘覆矣侯起而扶  
持真安之有死無二故取諸漢漢地理志河東郡  
屬縣為汾陰為平陽侯河東解人解于今隸平陽  
府竟而有知能無故鄉故物之思乎故取諸汾工



請志所始按禮鼎有銘銘曰

三足承象厥切百鍊剛旌啟忠藻故主汾故宮神之  
掄臨河東右鄉人福攸同大沁山房集

家廟石磬銘

明 邵寶

辨汝聲介汝德于以考之先祖之側其永無泐容春  
堂後集

唐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沈幣雙舫雜物

之銘并序

唐 張洸

有唐六葉海內宴然偃革闕二崇于祀典封茲瀆  
為清源公建祀於泉之初源也置瀆令一員祝史

一人齊郎六人執魚鑰備灑掃其北海封為廣澤

王立壇附於水之濱矣天子以迎冬之日命成周

內史奉祝文宿齋毳冕七旒五章劍履玉佩為之

初獻縣尹加綉冕六旒三章劍履玉佩為之亞獻

邑丞九冕加五旒無章亦劍履玉佩為之終獻用

三牲之享邦之大事先在祀乎濯纓不才謬領茲

邑下車入廟每事皆問主者有云俎豆素闕幣難

悉數其尤者有五北海望壇臨事壘土朽鏹一歲

而費數金為勞之甚其弊一也二所祭器凡百有

二十二事至時請於上寮轉載入洛去來三百餘



里仍以稅緡酬之積有歲時不知窮極其弊二也沈  
弊雙舫又以車取池河渡口之舟往返之勞結綵  
之飾其弊三也兩壇位席百領有餘尸至誅求為  
擾非潔其弊四也林榻乃至七者用之類門到敎  
索事終存止大羊其弊五也既革前弊輒為之銘  
銘曰  
寤寐未思如神有知大風離披壞木於斯人吏驚馳  
念茲悟茲為余有意廟中無備沈弊雙舫二壇祭器  
予來悅使所借皆遂觀者闕闕事無闕焉刻之于石  
以待後賢是時也貞元十有三年 全唐文

新氏祭器祭服二銘

明祝允明

器銘

正德甲戌歲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內相戒菴  
先生新公作祠堂于京江里第茂典聿建彙網孔  
脩足以法當時而垂後世既請少師李公記之維  
其祭器之度不可不定乃質諸古訓參諸人情而  
為之式命以今制者常薦而古制者後世以時裁  
之如其力豐則兼設如此日或否則姑置之復俾  
允明作銘以章尔久遠謝不獲謹為製之以復于  
有司者



筭良彝尊古制攸存吾先之生用則弗親盥盥壺醜  
後世之撰維先之用式安且簡二器並列饌亦兼設  
法象載嚴黍稷有飶今者用享是為常儀古者視力  
儉或置之匪重燕器而俗之徇事亡如存古亦有訓  
維禮從宜誠愛作基以授不匱百代如茲

服銘

前人

內相靳公既為祭服遂定祭服之度自茲以往迨  
于萬子孫凡仕者用今制祭服而三品以上去方  
心曲領以下去佩綬遵洪武詔旨也學而未仕者  
用儒巾襴衫不仕者用平定巾盤領袍以義起也

凡此与祭器之式皆所以體存亡之心酌古今之  
宜而率無違於禮者爰謂允明器既有銘服不可  
缺謹復薦以辭曰

齊明盛服乃祀之敬維貴与賢其服斯盛奕奕新廟  
京江有作爰及于服恒典有恪公卿大夫祭服是膺  
降殺視秩具如國經儒冠襴褐士所固有平巾盤領  
維虞之守為弁既還今盛維此承家奉國相君之志  
志維孝忠格于新宗維貴与賢傳之無窮懷星堂集

南溪蕭氏忠孝堂鑑瓶銘 并序

明 郭子章



南溪蕭氏忠孝祠祠丈祖徵士公也公屢徵不仕  
而身教束物鑿鑿于君親大倫今六季雲仍無下  
干指而纓簪躬奕蹈忠履孝皆公詒穀也家祠而  
顏曰忠孝可以稽世德矣歲時抱蜀禮至物備惟  
鑑瓶未具尚為缺典七世孫元宗以今年秋為子  
應喜納室禮婚娶為酒食召鄉黨族屬以厚其別  
顧力詘不可舉羸乃劑量其費而酌之爨器寘之  
堂上以備此缺典族之人僉聽之先期走潮陽請  
銘余聞婚禮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  
世故婦入三日奠菜若是乎慎重之矣今某約戚

屬之燕好而為奉先計一子醮而百順聚陰陽以  
和神人以協永世詒謀傳之不匱赫乎煥乎忠孝  
之風有興乎似續蕃熙之佻允在茲矣先安人出  
忠孝之系不佞尋涓陽而登斯堂也凜凜乎挹遺  
風而有餘慕焉闡揚其美而明著之後世所以廣  
嗣服也可無與銘曰

南溪瀛瀛家祠奕奕是曰忠孝襲香書壁國謀紛綸  
宗盟迢遞去茲嘉器範金可式髣髴博山嶰巖自昔  
歧指而峙方鼎而列維瓶翼斯張乎兩翮象法體一  
道判三極掩華欲噴含薰未炙燼廢熒熒蘭膏霸霸



以馨明德以薦彤禋瑞炁日新絪縕朝夕物象有徵  
悠悠宗祏茲斯衍慶珍醇無繹松香在脂千年瑞珀  
頓衣生粵草

大儒祠鑪鉞銘并序

前人

成都神禹祠后故有大儒祠祠宋明諸儒官于蜀  
產于蜀者中祀周濂溪先生左列程明仁川張南  
軒子和靖魏了翁五先生右列薛敬齋鄒立齋蔣  
道林三先生先師胡廬山先生的定也万曆十四  
年子章來督學事同年耿子建守成都如諸生議  
增祀趙大洲孫淮海及廬山三先生已徵學租稍

葺其祠定春秋祀費復議鑪鉞乃香篆所須以通  
神明者不可缺子健市鐵鑄之列於案前而徵銘  
子章嗟乎諸儒道執表率德沃陶鈞雖頃久後先  
不同而風美傳世名教末物其揆一而已語云濂  
洛人遊艸木且馨矧舍識者乎鑪圓若太極二鉞  
峙左右若貫二儀因象其形名曰大極鑪而為之  
銘銘曰

伊鑠人文奎佗五星洙泗濂源濂洛炳靈崇基世教  
作烈聖經鏗爾玉節巋然嶽傳後先矯躍寧華西溟  
或假揚鑪或協亭鈴望塵者化飲河者醒劍閣岩岩



錦水冷冷高標清響儀祠于庭燕篆有鑪而翼以餅  
象三品峙配一清亭外實而圓內虛以榮厥制礪硯  
博山自丁屹若砥柱尊儼昂高瑞氣凌碧心字含青  
神明昭晰唯德是馨閔規登遐乃影典刑景詰無驚  
視此鵠銘嶺衣土蜀草

學宮附縣學鄉學講座塾

辟雍銘漢李尤

惟玉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熾漢魏百名家集

大學銘前人

漢遵典禮崇興六藝修周之理掃秦之弊褒建儒官  
廣置異記開延學者勸以爵位古文褒異

東觀銘前人

周氏旧區皇漢寔循房闥內布疏綺外陳升降三除  
貫啓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林列侯弘雅治掌藝文  
漢魏百名家集

弋陽縣學銘宋李觀

慶曆恢儒首自東都爰及郡縣築宮授徒地不患小  
權不在大繫乎其人乃勤乃懈葛陂之南縣廷之東  
令昇尉字經始其中居室以巖用器以利曰苑曰儀



一為品制事則有變衆則有散非志之確誰足之踐  
易美知幾孔戒已甚太學三万黨人以禁興雖有切  
廢或為福故漏之下誦弦亦足最哉斯道無與乎世  
儒之全安宣億万祀 李旰江先生文集

洪州分寧縣藏經閣銘 并序

宋黃庭堅

分寧縣有學所從來遠矣然邑子諸生賴學以成  
就者少挾書以遊四方者多蓋在官常曰獄訟之  
不得其情賦租之不登其時簿書朱墨之不當其  
物寇盜發而不輒得是吾憂也若勸學養士二千

石之任也故瀚學巋然未嘗過而問焉彼蓋不知  
養士之源發於縣鄉為民父母豈聽獄求盜之謂  
哉今吾宰延平胡君器之之為縣左規而右矩謹  
名而務實教之用經治之用律其聽民不怠其牧  
民不煩豪吏斂手困窮得職然後盡心於學乃舉  
其鄉先生與一經之師位之以師友而作興可學  
之民弟子常溢百員器之率其僚潔牲酒豆遵祀  
奠春秋諸生陞降成文耆老歎息則合謀曰羣居  
講學常病無書今令君不鄙我民使得燕居以勤  
已事甚大惠也惟是公家力不能若吾儕其勸成



之於是學有職及諸生之父兄皆自勸市書以給  
諸生之求且為出入之不嚴不可以保存瀑涼之  
不時不可以持久又相勸作書閣并祭器而藏之  
閣成謁諸令君令君乃以元祐八年夏五月丁丑  
親蒞于先聖之廟而告成焉諸生則以告黃庭堅  
而請銘之於是問者曰郡有學朝廷為之扶師  
教事備矣縣不興學亦病者乎庭堅曰是不然今  
夫浮屠之舍非傳先生之道而所居如林其隨隳  
不守允有官之君子必左右經營復之而後已闕  
市之征先王以禁利末其開塞有權今則徒會其

入百人之聚有網漏一金之利必請而張官置吏  
為夫士不可一日而無學民不可一日而無教至  
於興學敷書則雖方室之邑以為非職之憂者何  
哉此可謂有為民父母之心知祭政之先後之序  
者乎諸生曰信如子之言請并書以詔後之人則  
序而為銘曰

允治有條如機於紡經經緯緯積寸成兩管劑之手  
簡切於紉可席可履不能以寒首此廟學終歲蓬艾  
聖師所居風雨無蓋今誦聖言皆有夏屋爰及方冊  
字以華閣華閣渠渠言行之材聿求古今自觀德心



咨爾諸生永懷茲道勿嬉勿驚以迪有造得意自己  
書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幕阜几几吳味楚尾  
其下脩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于民世得材用  
我培其根勒銘頌成式告爾後無或墮之永庇俎豆  
山谷文集

南劍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

宋朱熹

天叙有典匪學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忘曷勸  
匪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觀厥成

朱子文集

南劍州左溪縣學傳心閣銘

乾道九年知南劍州左溪縣事石整既新其縣之  
學復建閣于學之東北買書五千卷藏之其上而  
命工人繪瀛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像寘于  
其中使學者得以朝夕瞻仰焉新安朱熹為之銘  
曰傳心之閣而整又以書請銘于廣澤張某某竊  
惟念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  
不知尊孔孟而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詁  
訓文義之間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  
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大

宋張栻



全者哉惟三先生生子千載之後乃能攷諸遺經  
而得其不傳之妙以相授受然後六經之言群聖  
之心全體大用晦而復明如日之中万目皆覩鳴  
呼盛矣某愚不敏夙嚮往焉敢以建閣之意命名  
之說洗心拜手叙而銘之銘曰

惟氏之生厥有彞性情動物遷以稟厥命惟聖有作  
純乎天心脩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  
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之邈章句有師一經皓首  
語道則迷惟子周子崛起千載熟探其源以識其大  
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

實嗣其微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  
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  
莫問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昔所宗  
有此斯閣尤溪之演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  
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來拜于前起敬起慕  
永思其傳于味其言于考其為體于爾躬以會其歸  
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  
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蘭蕙同芳銘

元 鄭濤

國子學正傳君孟章學錄王君伯進分教諸生於



成均之啓蒙扁其室曰蘭蕙同芳以識二君之同  
志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成於同而壞於異故兩相  
不同則治不成兩將不同則功不成或同居一司  
並任一事苟其志之不同未有不僨官而廢事者  
矣然世之人不同者恒多而同者恒少何也才有  
高下則不同學有淺深則不同力有強弱則不同  
苟志守道何計乎才之高下苟志守道何問乎學  
之淺深苟志守道何較乎力之強弱有所計較而  
生彼此者私也無所計較而一體同仁者公也公  
則同同則溥矣二君分教於成均均講者聖賢之道

所行者聖賢之道所以善身而淑于人者何莫非  
聖賢之道宜乎其志之同而無所異也蘭蕙同芳  
之扁斯能稱其實矣蘭蕙之為物也其花則同於  
冲淡其葉則同於雅潔其香則同乎清芬其操則  
同乎幽靜足以百畝之滋九畹之樹古人有取焉  
二君之道既同而又有取於同芳之義他日同心  
同德而馨香達於上下者未必不培植於斯也乃  
為之銘曰

皇皇國都湯湯辟雍有翼其宇有巖其宮惟道惟德  
曰經曰史被之絃歌以教國子青衿雜佩濟濟錚錚



既懲既勸載揄載揚南齊薰風高槐綠影涵泳優柔  
惟日斯永二君連璧並處一堂何以喻之蘭蕙同芳  
物則同芳士則同德我銘茲詞有永無斁

義門文集

高嶺書院銘

明陸深

今之高嶺古冠山也冠山有書院高嶺亦有之冠  
山以呂左丞思誠著高嶺則自孫太守朝用作也  
前有倡而後和基構琢鑿咸於教學有功不但一  
州之冠冕已也於是東海陸深刻銘其巔曰  
穹山峻嶺以配人文峩峩冠山其上干雲豈曰藏副

羅此典墳青青衿佩式歌采芹孔顏雖遠大道日聞  
羹牆有見慰我同群梵宮琳館一何紛紜邇崇正  
自我孫君儼山文集

講座銘

宋朱熹

紹興二十三年新安朱熹仲晦來為吏於同安而  
兼領其學事越明年五月新作講座以臨諸生顧  
其所以作之意不可以不銘銘曰

師道絕塞以圮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  
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  
巖岫臨孔昭式訛爾瞻

朱子文集



西塾銘

宋楊万里

禾川寧行之作西塾以訓迪厥子請銘於誠齋  
人銘之曰

衛俞之族有西其塾維學之麓維子之淑咨爾子孫  
于弟于昆洗心雪神明聰話言我築我廬爾群爾居  
有易春秋有詩有書琴在在牖書在在手爾誦爾弦  
以復爾有爾有伊何伊孝伊忠伊義伊仁于玉爾躬  
雞既鳴矣爾夙爾起日之夕矣爾膏爾燧具體維淵  
聽視勤言維禮為奎雄趨聖門命世維益盡心知性  
俯就百氏師承三聖匪孟匪顏于跂于攀瞻彼數仞

礎而登天潛而未徹如攻堅木徹而莫禦如泉赴谷  
由心而身由身而親由親而君氣志如神咨爾孫子  
爾聆爾思非道弘人室是遠而誠齋集

晉州學齋堂銘十六首

宋黃庭堅

甥洪駒父主晉州學作齋堂諸名來乞銘予老病  
不復能文各作數語以勸學云

駕說堂

仲尼之駕說矣茲儒將復駕其所說乎元元本本大  
道是夷世以曲學誘諸子於亡羊之歧



樂泮堂

思樂泮水仁義之海見賢思齊聞過則改

典學堂

立則參於前坐則布於席樂則詔於鐘鼓宴則列於  
飲食誰能出不由戶而不終始典于學

見堯堂

立則見堯於堂寐則見堯於夢道其常而因物之自  
然是堯之自用

稽古齋

學之求於先王我占四方維天有斗執先王之道以

御今之有是謂古人不朽

緝熙齋

緝者絲治熙者火治維心之本光作而悠遠高明蓋  
養之以浩然之氣學之有緝熙聖功也哉

渴日齋

學未竟日西入明追今終弗及

時術齋

禹初撫功洪水滔國作十三載民降丘宅君子觀於  
蟻而知學之可積

敬業齋



慢遊者日失一日敬業者不速而疾

尚友齋

今之君子吾既與偕昔者吾友舜何人哉

切思齋

思而不學無所於覺故謂之殆學而不思菴葦不治  
故謂之罔切切思思相勸以兩

游藝齋

色荒者使人踽踽酒荒者使人澹澹游於六藝之林  
是謂名教之樂

知困齋

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雖聖人亦若是其知者有  
輕千里而學之其不知者有輕千里而告之

優仕齋

君子無一日不學也豈惟日哉無一時不學也豈惟  
時哉無須臾不學也學哉身哉身哉學哉

浮筠亭

豐肌秀骨先後輩出何其孺子也解祿樂羣不舍晝  
夜何其學士也壯節矍躬不知歲寒何其丈夫也

君子亭

君子藏器待時盤桓於不中也反身自觀

山谷文集







